

上海文艺丛书

高高的白杨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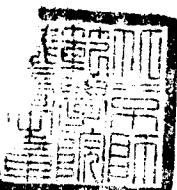
茹志鹃



上海文艺丛书編輯委员会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1959



33p.160 27.10.1959

上海文艺丛书

高高的白杨树

编辑者 上海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

著作者 董 志 脑

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◆

开本：850×1156 1/32 印张：5 1/4 插页：2 字数：115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2次印刷

数印：23,001—83,000册（内销册3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37

定价：(八)0.68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是作者几年来所写的小说和散文的选集，包括十篇短篇小说，五篇特写散文。《百合花》《澄河边上》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动人的血肉关系。《关大馮》《黎明前的故事》頌揚了坚持地下斗争的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。《高高的白楊树》《如愿》《在果树园里》《妯娌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妇女的不同生活和她们的思想感情。《魚圪边》写两个农村孩子对于入社的渴望。《新当选的团支书》写一个青年女工通过义务劳动，提高了对劳动意义的認識。《生命》《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》等篇則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先进人物的讚歌。作者的文笔细腻，塑造形象，刻画性格，都鮮明动人。

目 次

关大妈	1
妯娌	23
在果树园里	34
新当选的团支书	44
百合花	54
高高的白杨树	64
澄河边上	87
如愿	100
鱼圩边	111
黎明前的故事	116
生命	128
美丽的事業	136
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	144
运动場边	154
收获时节	162

关大媽

一

一个黑黑瘦瘦的解放軍，胸前挂滿了勳章和紀念章，急急地跑上小土坡，看样子他一路上就是跑来的。

他一跑上小土坡，就見一座朝南的新瓦房，原来房后面那个小竹园現在已經变成一片蒼翠的大竹林了，只有左边坡下的那条小河，还是那样緩緩地流着。

这軍人走到屋前，煞住了脚步，稍定了一下心，就慢慢推开庭門。院里寂靜无人，四下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棵枝叶茂盛的槐树，把半个院子都遮得蔭蔭郁郁。堂屋的門敞着，一眼就望見上首高高的挂着一副金底黑字的大橫匾，上面凸出矯健有力的五个大字：“游击队之母”。一旁墙上挂了一张黑鏡框的半身放大象：一个梳分头的結实小伙子腼腆地微笑着，齐肩膀下面的一条空白上写着：“关桂平烈士遺象”……。

这里就是关大媽的家，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地方。

二

七年前，新四軍北撤后的第三年，十月尾的一个阴天。

在鎮东五里乡远的地方，大路边有一大片乱坟場。这就是有名的“穷鬼灘”，后来这里又成了清剿队的刑場；不过那时被杀害

的人也都是穷人，所以大家还是叫它“穷鬼滩”。

这里的坟堆大都只有二三尺高，四周稀稀散散的站着几株秃树。来上坟的人很少，野草长得遍地都是，齐齐地有半人高。草已枯黄，给风吹得瑟瑟沙沙地响。

离大路较远，有一座坟，坟上还接了个定胜糕似的坟帽，土色是新的。坟前插着一炷香，放着一碗饭，那饭早已凉了。新烧的一堆纸灰，给风一吹，夹杂着枯叶，一起旋转着直升起来。

天色阴沉，黯淡。

关大媽坐在儿子的坟前，也没唉声叹气，也没嚎哭，只是发楞。

关大媽在这一带，真是出名的心软命硬的人，她从二十一岁嫁到关家，到二十三岁那年，她刚怀了孕，一天，丈夫在地主家累得吐了血，用门板抬了回来，刚抬进家门，就噤了气。关大媽卸了大门，央人钉了口棺材，埋了丈夫。从此，家中里里外外，就剩她自己一个，她一个人下田拉犁插秧，一个人上山斫树砍柴，一个人回家挑水煮饭，挺了个大肚子，进进出出，闷声不响，有天大的苦处，也搁在自己心里。

也从这时候起，她就吃了长素。平常她一听到叫化子诉苦，一看到人家女儿出嫁，就会淌泪。可别人从没听见她自己说过一句伤心话。就拿她生桂平这事来说吧，那正是她丈夫死了那年的腊月初四，忽然她左右的邻居发现她整整两天没出门来了，听听她屋里也没动静。第三天一早她出来了，可是脸肿了，嘴唇破了，家里孩子也哇哇地哭起来了。她咧着咬破的嘴唇，微笑着告诉大家，她生了一个儿子。

关大媽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现在她坐在儿子桂平的坟前，老觉得桂平还穿了那件白粗

布單褂，敞開了懷，五花大綁地給人押着站在自己面前，响亮地說着：

“娘，我們不能世世代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，……別想我，可要記住這個仇……”

下面的話，關大媽聽不清了，也聽不懂了，想再湊近去看看，兒子那張紅堂堂的長圓臉，笑了笑就沒有了。

關大媽只覺得自己的心給人掏走了，胸口沉甸甸地悶痛，就象要炸開似的，喉嚨里給一陣陣的酸味塞滿了。她想大哭一場，可是哭不出淚，也叫不出聲，只是在心里問着自己：

“青天！我家作了什麼孽？桂平，你年紀輕輕，為什麼落得這樣下場……”

烏雲一團接着一團，滿天灰沉沉地見不到一塊藍天，只有一只老鷹在低空盤旋着。

關大媽眼睜睜地瞪着遠處，耳朵里嗡嗡地響着兒子說的那句話：

“娘，我們不能世世代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啊……”

關大媽嚼嚼這句話的味道，突然感到自己的兒子，原來已長得那麼高大，那麼聰明。大概兒子就是死在這句話上的，這一想，倒提醒了關大媽。

自從大軍北撤以後，兒子一直好象背着自己在做些什麼事。常常深更半夜的在外跑，自己還當是媳婦死得早，年青人想再找一個這也是在理的，所以她就裝聾作啞的當作不曉得。直到去年年底，一天晚上，一個黑黑瘦瘦的小伙子，提了一個硬小包來找他，那小伙子住了半宿，就悄悄地走了。哪知天剛放亮，清剿隊下鄉來清鄉了，她急忙起來，腳還沒跨出房門，就看見桂平高高地爬在屋梁上，正在把那硬包里的紙片，往屋頂上二梁木里塞。

等事情过去后，她忙問儿子这是怎么回事。桂平笑笑說：“娘，你吃了半輩子的素，也沒过上一天好日子，这些紙条里，可尽是教我們翻身过好日子的办法……。”

关大媽一想起这事，又把儿子临死前的那句話，跟他临死时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对，心里好象明白了許多，难怪人說，人人都象桂平那样做，世道就不会这样了。可是再仔細想想，又好象什么也弄不清，模模糊糊的一片。

“孩子！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怎么給你报这个仇啊！”关大媽叹了口气，順眼看看旁边，都是一溜排的土堆堆，每一个土堆里，埋着的人，都各有一段辛酸苦辣的經歷。

这一个，埋的是張大嫂的当家人。前年年底，他給財主逼得上了吊。他的坟已給狗扒开了，一張芦席早已烂成了泥，連骨头也都給拖散了，唉！穷人命，就这样不值錢哪！

叭！一声清脆的枪声，听声音还很远，可关大媽覺得就象打在耳朵跟前似的，吓得她急忙站起。可四周靜悄悄地，不見个人影，风仍在摆弄那一片野草。掉头望望通到鎮上去的那条大路，連个过路人也沒有，只是在远处揚起了尘土。

关大媽放下心，正要坐下来，忽又听到“砰砰”两下。接着就看到靠近大路那边的草，乱紛紛地朝两边倒。关大媽不由自主地走上几步去看，只見一个人，臉朝下，爬在地上直喘，肩膀上一大片血，把件藍布褂子都渗透了。关大媽給怔住了。那人听到响动，就一跃站起来想走，却正好和关大媽打了个照面。那人呆住了，关大媽也抽了一口冷气。

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，不是在我家跟桂平住过半宿的嗎？……唉！这孩子頂多比桂平大两三岁，看他淌的这些血，淌得臉变了色，家里老人孩子还不知怎么在盼呢！年紀这样輕，也象

桂平一样地遭了害……。

砰砰，枪声又在大路那头响起来，关大媽眯起眼朝大路上一望，隱約地看見跑来了十多个人。回头一看，那小伙子，一弯腰正想走。突然，关大媽自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，一伸手，拉住他就朝桂平坟前跑。……

清剿大队上的两个傢伙，滿身臭汗，吆五喝六地跑进坟場，只見两个老太婆，一个趴在坟上，一个正在一边哭嚷：

“好了！哭两声就算了，你总算也对得起他了……”

“喂！老太婆，看見有人朝这里跑沒有？”

“啊？人哪？——喏！死了呀！是她的小儿子，死了两个月了。”关大媽大声說着，連自己听着，也觉得这不象自己的喉音了。

敌人躁着脚，又对着关大媽的耳朵叫了一遍。

“人？……”关大媽恐怖地叫了一声，說道：

“啊呀！老总啊！你把我的汗毛都說得豎起来了，你們難道不知道，这里是个多年的乱坟場，有名的‘穷鬼灘’。到了月初月半，碰到天阴下雨，連大白天都会出来游魂的，我們上坟的都不敢单身来，老总，你可不能这么吓我这个老太婆呀！……”

天色更黯淡，更阴沉了，枯草瑟瑟地搖摆着。

……………

叭的一声枪响，划破了死般的沉寂，敌人对空放了一枪，壮了壮胆，又对准趴在坟上的老太婆，踢了一脚，正要开口，关大媽就接口道：

“她哭得暈过去好几回，恨不得跟了她儿子去呢！还管什么人跑不跑的。”

这时，天上淅淅瀝瀝地下起雨来。

两个贼兵向四周瞅了两眼，走了几步，又紧走了几步，就慌

慌張張地跑起来，活象后面有人在追似的。一直跑出了坟場。

关大媽看他們走远了，才象做了場恶夢似的醒了过来，赶紧拉着那个戴着她的头巾草帽，穿着她的大褂的小伙子說道：

“孩子，我們快回吧……”

可她話還沒說完，自己就坐倒在地上，腿軟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

一路上，两个人也不知誰扶着誰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天黑透了，才悄悄繞过村子，走进那所孤單單的草房，幸好沒一个人看見这一对“老媽媽”。

关大媽活了五十多岁，很少这样喜欢过，原来自己救的这个小伙子，就是敌人懸賞十兩黃金，做梦都想逮捕的倪老虎。可老百姓都叫他貓子，提起这位貓子，那是三岁小孩都知道是个出色的新四軍游擊隊員。傳說他会使双枪，涉水能走过长江，縱身能上屋，貼地能爬行。敌人一听他的名字，都会吓得掉魂。

关大媽透了口气，好容易划着了火柴，可是火苗老是对不上灯草。

她点了灯，急忙冲了两个蛋，端到貓子面前。就問他：家在哪里？父母可还在？一边就安排小孙子順順到里屋睡下，自己才在貓子对面坐下，看看貓子用一只手托了碗，吃得正有味，关大媽悄悄地叹了口气。

桂平吃起东西来，也是这副架势，不管再犇的东西，放到他嘴里，也吃得有滋有味的……唉！貓子这孩子也可怜，打小就沒了爹娘，自己在外飽一頓、飢一頓的，长到这么大，也沒有人疼过他！唉！穷人怎么都是一样的命呢！……

关大媽这时已忘掉自己受的罪比这还要惨些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替貓子难受起来。

貓子一邊吃，一邊就看着這間空蕩蕩的屋子。屋子用芦桿隔成兩間，屋梁上橫擱着兩根撐船篙子、一架爛了的水車。靠隔牆放着桂平那張空空的床，床上還依旧挂着那頂薰黃了的破帳子……順順均勻的鼾聲，輕微地從里屋傳來。坐在對面的關大媽，滿頭白髮，眯起了花眼，慈祥地望着自己。

貓子心里有一個什麼東西在顫動，一股股的酸味，直堵到喉嚨，他慢慢地推開碗，站了起來。關大媽見他突然不吃了，就緊跟着站了起來：

“孩子，傷痛得厲害？吃罷！吃了才有力氣，才能熬住痛。吃！啊？”

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，顫顫地把碗直朝貓子面前推，小心翼翼地，唯恐他不肯吃。

貓子覺得自己全身的血，都翻騰起來，往腦門上沖，就是拿出游擊隊員的那份冷靜、沉着來，也按不下心里的激動。

這就是面對敵人，那麼勇敢、沉着地救了自己的關大媽；這就是機警地救了自己的關大媽呀！

貓子勉強抑制了內心的激動，默默地在關大媽面前站了一刻，才說道：

“娘！我走了，你要是不害怕，往後我常來看你……”

關大媽不等他說完，一把抓住他的脖子說道：

“孩子，你大媽要這樣沒膽量，就熬不到今天了，你大媽活這一輩子，怕過新四軍沒？對那些十惡不赦的人心軟過沒？我吃素也是想給几升積德，別讓他們象他爷爷一樣，活一輩子，只是人家栏里的一條牛……你懂了大媽這個心沒？好吧！你今晚就在桂平床上歇吧，把衣服脫下來，看！糊了一大片血，就能走嗎？”

她說得這樣輕，可又這樣抗撓，竟不由得不聽。她說完，

就把那張空床收拾好，拿了血衣就到院里去了。

貓子肩上的傷口，火燒火燎似的痛着，渾身癱軟，一到床前，身子竟不聽指揮地倒下了，可是剛一躺下，心里又焦急起來：自己怎么会这样昏，竟在这里睡下了，万一出了事，不連累了大媽么！？不行！还是走，馬上走！快跳起来走呀！——不，現在走，大媽会伤心的，还是稍躺一会，等她睡下了，再悄悄地走！……对！悄悄……

硬是自己把自己从甜睡中扳醒过来，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，一看灯熄了，院外没有一点动静，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四周一片黑漆漆的静寂。

該走了！可是身子象灌了鉛一样，又重又冷。貓子咬了咬牙，对自己发火了，这才勉强地下了床，摸到鞋穿上，慢慢摸索着跨出了堂屋。一出門，就見院門关得紧紧的，中央黑黝黝的坐着个人。貓子一吓，急往旁边一閃，隱在一个大水缸后面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关大媽在一張小凳上坐着，面对着院門，挺着腰干，一手罩着耳朵，白花花的头，正在轉来轉去的凝神細听。

夜，还是那么黑，那么静。

关大媽心里又象潮推浪涌似地翻騰起来。想到要是儿子不死，今天看到他娘做了这样一件事，不知他会怎么喜欢呢！想想又埋怨儿子糊涂：你在外跟貓子他們干这种事，不該瞞着娘，我做娘的，不能跟你們一起去干，还不能代你們遮盖提防些？要早这样做，你也不会这样早死，从前新四軍住在我家，我是拿什么心对待他們的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！再想想自己，吃了半輩子的素，也做了一輩子的好人，到今天头发都白完了，才算真正做了一件对头的事。今后，自己虽不能亲自拿着刀子去給儿子报仇，可也不是个廢人，桂平啊！总算你没白白的託付我这一番了……。

雨不下了，风又起了，院里那棵槐树的秃枝枝，直抖直抖的磕碰着，关大媽裹了裹衣裳，挺了挺腰，又全神貫注地細听起来。

貓子默默退到床上躺下，心底緩緩升起一股暖意，把一身的寒冷赶跑了，只觉得自己那死了十多年的母亲，又活过来，守在自己的床边，又好象自己小时，跟母亲到邻村去要飯，自己給一群猛叫猛咬的恶狗圍住的时候，母亲走来把狗赶开，輕輕地把自己抱在怀里……貓子眼睛湿润潤地又进了梦乡。

三

在游击队活动的边緣区里，新增加了一个紅色的“点”。这就是那竹林前的小河边，土坡坡上关大媽的那所茅屋。

她还是吃素，也常到儿子坟上去，不过除此以外，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背了个粪筐，走一二十里路，到陌生的村里去撿牛粪，也会突然地到敌人据点里去买一籃子豆腐回来。提了水罐飯籃，带个草耙上山拾柴去，那更是常事。

也就这样，游击队的通訊联络，就象健全的神經系統那样灵活自如，最难递送的武器彈药，也通过了各种崗哨的檢查，到了游击队員的手里；游击队的伤病員，躺在荒涼的山洞里，哪怕是在敌人最瘋狂的高压手段下，每天清早总看見关大媽顛巍巍地带着飯菜、开水，爬进洞来。

漸漸，这一带的游击队，上自县长，下到每个游击队員，不管見沒見過面，都知道他們有了一个媽媽。小河边的那个村子，就是媽媽村。不久，連敌人都知道，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媽媽，十分厉害，可就是不知她长得是高？是矮？是胖？是瘦？于是，敌人在搜查、清乡的时候，对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，就格外注意了。

稻子上場了，又到了秋凉时分。这一天，关大媽提了空飯籃，

从山上回来，沿路顺手拾几根枯枝，慢慢走回家来，心里还有些发跳。

这是每次都这样的，她在镇镇静静做完了一件工作后，心总要抖上顿把饭的工夫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可是抖得有些异样，好象总有一件事没做妥贴。到底是什么事呢？可又想不起来。

关大媽疑惑地快走到家时，就望见村里变了相了。村头稻场上，老老小小，站满了人。破布烂鞋撒得遍地都是，猪在拚命地叫，鸡吓得扑翅翅地到处乱飞。场上的人都挤在一起，一声不响。关大媽赶上几步一看，清剿队挨门挨户地在搜粮食，掀床板倒箱子的乒乓乱响。到这里，关大媽倒反而心定下来了，在人堆里找到了顺顺，就和大家站在一起，看那些人搜查。

哪怕敌人搜到天上去，新下来的穀子，早已安安稳稳地堆在那边竹篱下的地窖里了。这是前几天，关大媽有意跟大家閑談閑談，約齐了一起埋藏起来的。其实，关大媽靠的是几分菜园，自己倒并没有多少粮食可埋。

哪知青天响起了霹靂，平地起了风暴，一个胖傢伙，拿了三疋布，站在关大媽面前：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是……”关大媽全身的血都凝住了，这是游击队的棉衣布啊！昨天猫子才拿来，要发给大家做的。

“这是布。”关大媽刚说完，心里就想起了，自己刚才惴惴不安，就是为了这布没安好。

“我知道这是布，哪里来的？你要这许多布，干什么用？”

“我儿子在的时候，就是摆小布摊的，他死下来，还剩几疋布，给我卖卖吃吃，就剩下这三疋了，你不信，问问大家。”

大家听了，心里倒给弄得迷迷糊糊的，不过嘴上都齐声应

道：“是啊……不錯！……”

那个胖傢伙听了，得意地笑道：

“好！到了鎮上，我們就知道她兒子是不是擺布攤子的了。”

关大媽一听這話，就把順順跟手上的空飯籃，悄悄地交給邻舍王嬌嬌，又輕聲囑咐順順道：

“奶奶不在，要听嬌嬌的話，乖！啊！”說完，把自己头巾扎扎紧，就跟着清剿队走了。

百把双眼睛默默地送着她，看她越走越远，直到望不見了，这时大家才弄明白，关大媽真的給逮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通鎮的大道上，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，前面一个，是当地的两面派保长，他接受了游击队的命令，去鎮上用錢保釋关大媽。后面慢慢走着的那个，是貓子，他多少年来，接受过多少艰巨复杂的任务，甚至有的是要背了命去做的，可他連眼皮不眨一下，泰然地完成了任务，又泰然地接受新的工作。从沒有一件工作，会叫他象今天这样受不了的，他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沒勇气。

明明知道，上級派他去了解大媽在獄中的表現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关大媽心里知道的东西，正是敌人数年来，用了多少精力、財力，送了多少命，都得不到手的东西，只要她……

一块冷冷的、沉重的鉄，压在貓子的心上，每走一步，就反复地問上自己几遍：

“媽媽会出卖我們嗎？……不会。不过，她要受不了刑呢？……”

这思想象一把鋸，又固执，又有規律地来回鋸着，不管你把它压得多紧多深。

貓子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驟然收住了脚步。

星光下，在大路一边，伸延出去一片起起伏伏的海浪似的乱坟场，“穷鬼滩”上的野草仍在瑟瑟作响。……

猫子呆呆望了一刻，就安静地向前走去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打听到关大媽的案件，已牵涉到桂平的事上去了，情况越来越严重。

第二天，敌人审问了她两次，所得到的结果，只弄明白了一个事实，就是她姓关，是桂平的娘。

第三天，敌人对这位手无寸铁的老奶奶，使用了皮鞭、辣椒水，关大媽昏昏迷迷地，只反复说着一句话：

“我不能瞎说……我不能瞎说啊！……”谁也弄不清，她这是对自己说的，还是对敌人说的。

到了第七天，敌人把关大媽又从牢里着拖拖了出来。

七天工夫，就象过了十年。关大媽两颊深凹，衣服被撕碎了，丝丝的白发上，染着血迹；人整个变了样了，只有那对昏花的眼睛里，还藏着从前那种无声无息的坚毅的神采。

关大媽把眼一闭，心想：大不了是个死吧！他们年轻人都能死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桂平在这里磨了一个多月，他不是也挺过来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！……

刚拖进审问室，就听到一个微小的、惯熟的声音，关大媽一睁开眼睛，心停住不跳了，血凝住了。

顺顺缩在墙角边，吓得两个眼睛定定地，直望着自己。

关大媽倒在地上，哑声喊道：

“杀我吧！杀我吧！孩子还不懂事呢！……”

一个镶金牙的黑胖子，在上面嗨嗨地笑道：

“他不懂事，你懂事呀！要救你孙子的命，只要你一句话……想想看，你只要讲几句话，马上就可以牵了孙子的手回家去，我